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五

宋 胡仔 撰

本朝雜記上

蔡寬夫詩話云唐學士院在右銀臺內含光殿宴罷歸院多經畝武樓故鄭畋酬通義劉相瞻詩曰劉剛暗借輶輪便畝武樓中似去年蓋以嘗與瞻同為學士侍宴故也故事凡禁中有燕設則學士院備食以延從官宋

宣獻公罷禁林後因宴日再至以詩寄故院云雲間乍
闕仙韶曲禁裏還過獻武樓盖用唐事前輩立意命辭
皆不草草此尤精確云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言玉堂故事人多不解太宗嘗

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廬

正字以英廟諱

盖此四字出

于漢李尋傳且玉堂殿名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李
尋待詔黃門故云久汚玉堂之廬至夫英廟嗣位乃行
撤去及元豐中有翰林學士上言乞摘上兩字復榜院

久松義典

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乃武帝所造也
僕後以問先生先生曰然苕溪漁隱曰金坡遺事云淳
化二年十月翰林學士蘇易簡有劄子乞御書玉堂之
署太宗飛白四字付宰臣李昉于中書面賜之以光
禁林事始于此也

復齋漫錄云錢內翰希白畫景詩云雙峰上簾額獨鵲
巢庭柯一梲字取其所用意處然韋蘇州聽鶯曲有時
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已落第二矣

許彥周詩話云錢希白作擬唐詩百篇備諸家之體自
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于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
有事疏斯亦見之本傳故其擬張籍上裴晉公詩曰午
橋莊上千竿竹綠野堂中白日春富貴極來惟歎老功
名高後轉輕身嚴更未報皇城裏勝賞時游洛水濱昨
日庭趨三節度淮西曾是執戈人又作擬盧仝詩云門
前飛楊花屋後惡水鳴青蛙案上兩卷書堯典與舜典
留與添丁作生涯擬古當如此相似方可傳

茗溪漁隱曰沈存中筆談云真宗時向文簡敏中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日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

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
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
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終無一言既退
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
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
中之意何如乃以其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故呂居仁寄向縣丞詩云耐官丞相風流在坐守簞瓢
不訴窮張仲宗作向伯恭雍熙堂詩亦云家世從來耐

官職百年猶見典刑存然本朝名臣傳乃云李文靖沆其初相也真宗密使中人覘之曰朕首命沆為相汝私往觀其忻戚中使還言其門無車馬蕭然如常上歎曰李沆大耐官職豈非名臣傳所記之誤邪

幕府燕閒錄云韓魏公初罷相出鎮長安或獻詩云是非莫問門前客得失須憑塞上翁引取碧油紅旆去鄴王臺畔醉春風公以為然即請守相州苕溪漁隱曰先君有言近世士人與上官詩無非諛詞未聞有規勸之

語者或者獻詩於魏公勸其辭分陝之重而為畫錦之榮可謂能規勸矣

文昌雜錄云太師潞公西歸開封推官趙君錫作小詩二十篇紀恩寵以送行其尤為人傳誦者如樂人都用教坊家席上羣公換口誇內裏宣來蕉葉盞御前賜出縷金花坐上纔初佳句傳中官寫得便聞天聖人含笑搜尋了依韻當時賜和篇西苑重排餞會時新篇御製降彤墀明朝上已無公事赴宴臣僚總進詩雖王建宮

詞無以過此也

法藏碎金云予壯歲歷官之日嘗見公館壁上有題詩云猛風拔大樹其樹根已露上有寄生草青青猶未悟不知何人之作也因知物理自昔而然先覺形言警戒多矣

復齋漫錄云雲齋廣錄記馮當世慶歷中以鄂州薦至大江風濤洶湧幾至沈沒來春廷試第一還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為我風

色好余讀唐文粹見施肩吾及第後過揚子江詩云憶
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鬪閃鑠黑浪高於天今日
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好迺知當
世取肩吾末句題於江亭耳非自作也

東臯雜錄云呂文穆蒙正少年讀書西京龍門利涉院
壁間題詩云怪得池塘春水滿夜來雷雨起南山狀元
宰相之兆已見于此詩矣

苕溪漁隱曰荆楚歲時紀云立春日悉剪綵為燕子以

戴之故歐陽永叔詩云不驚樹裏禽初變共喜釵頭燕
已來鄭毅夫云漢殿鬪簪雙綵燕併知春色上釵頭皆
立春日帖子詩也

藝苑雌黃云修真入道祕言曰以立春日清晨北望有
紫綠白雲者為三元君三素飛雲三元君以是日乘八
輿上詣天帝子候見當再拜自陳某已乞得給侍輪轂
三過見元君之輦者白日昇天歲時廣紀載此事云臣
錯按舉場嘗試立春日望三素雲詩取此事故蘇子容

作皇太妃閣春帖子云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
玉宸許沖元作皇帝閣春帖子云三素雲飛依北極九
農星正見南方

法藏碎金云世間人中年二顛倒者十有七八其一少
而當勤以圖身計而反自放逸老而無成故古人有詩
云少年輕歲月不解早謀身晚歲成無益低眉向世人
其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勞役老而彌苦故古
人有詩云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

憂子孫惟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尚少何況深妙之事乎

上庠錄云胡先生瑗湖州人以德行名於時州人遣子弟從之學者數百人慶曆四年仁宗興太學有司乞下湖州取先生法以為太學法遂著為令傳者謂今五等齋規是也後數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四方之士聞先生名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遂傍取官舍以為學舍太學西廡即御書閣所在祖宗以來嚴火禁而齋不許燈先

生請於朝乞勿禁燈惟遺火者以皇城法論自是士始便之

四六談麈云熙寧間鄧潤甫作邢妃制云周南之詠卷耳無險詖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後王荊公退居金陵屢用之孫巨源作除太尉制云秦官太尉漢代上公語典而重

蔡寬夫詩話云唐制中書舍人六員皆預省事嘗以其間一人專掌書畫故謂之知制誥闕則用他官兼知其

後翰林置學士遂分內外制學士自外官拜者貞元初
皆召試制書批答詩各一首張仲素後有加賦一首名
曰五題惟自中書舍人拜則免試為其嘗已掌外制故
也李文正公顯德中以主客員外郎遷屯田郎中為學
士竇儼以詩賀之曰新銜錦帳連三字舊制星垣放五
題蓋以此也貞元以前學士職尤未重故滿三歲始遷
知制誥元和後自學士入為相者十七人故自舍人拜
者皆以為優然制誥本中書正職事何用更入銜元豐

官制行雖以六舍人分隸六房事命詞書畫皆隨其房掌之負闕則事簡者兼遂削去知制誥而惟學士帶之蓋制命本出中書學士特掌之故耳此所以為稱也

蔡寬夫詩話云唐兩省官上事皆宰相親送之上事官設床几面南判案三道宰相別施一床坐于西隅謂之壓角不知何義亦不知所從起此禮今不復存惟中書舍人上事設氍毹于庭下北向再拜閣老一人別設褥位立于東北隅候上事官拜畢則相與揖而升階亦謂

之壓角盖有餘風也吳正憲詩云壓角舊儀煩閣老濡毫逋責費公移宋龍圖次道詩云聖世建官追茂制唐家壓角失前規皆以記此宰相不親送或曰馮瀛王為相時判紙尾罷之後遂不講舊制辭皆有潤筆隨官品定數以謂當制官辭頭疎數不同其所得亦有多寡不均因請集而分之故晏元獻有潤毫均厚薄之句其後有當送而不至者往往牒催是以正憲公詩併及之此皆西垣舊事元豐官制行遂罷潤筆今惟石刻官品物

數尚龕於舍人廳壁云

文昌雜錄云余記中書舍人禮上壓角未詳何義按唐裴坦傳載令狐綯薦坦為知制誥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回丞相送之施一榻于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喟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出宋次道乃云舍人上事必設紫褥於庭面北拜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宋丞相作掖垣叢志亦不解其事未知何者為是又唐國子祭

酒李涪作刊誤云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馬上事者設床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別施一牀連上事官南坐于西隅謂之壓角自常侍以下以南為上差誤相承實乖禮敬何不為丞相設位于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于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為儀由此觀之不獨中書舍人凡兩省官禮上宰相皆壓角也至五代馮道為宰相判狀尾罷之應自此閣長立于東北隅猶謂之壓角如宋次道所紀也又五代會要晉天

福五年三月勅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兩省上事宰相壓
角之禮宜廢

復齋漫錄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向行人酒半酣不管
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張文潛詩也王平甫嘗
愛而誦之然余謂張特取東坡長短句無情汴水自東
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之句苕溪漁隱曰余以張右
史集徧尋無此詩蔡寬夫詩話以謂此詩嘗有人於客
舍壁間見之莫知誰作或云鄭兵部仲賢也然集中無

之二說竟未知孰是

茗溪漁隱曰余於叢話前集云鄭兵部仲賢鄭工部文寶不知其果一人邪果二人邪今觀歐陽永叔詩話云鄭工部文寶於張僕射園吟詩一聯竄為警絕云水暖鳬鷺行哺子溪深桃李卧開花蔡寬夫詩話云鄭兵部仲賢歐陽文忠公稱其張僕射園中一聯以為集中少比即前一聯詩是也以此考之則文寶仲賢蓋是一人名與字耳但工部兵部之稱不同西清詩話云緱山王

子晉祠詩是鄭工部文寶題則工部之稱與歐公同但蔡寬夫誤作兵部耳余又於前集云夷季幼槃或謝邁之字乎比見臨川謝幼槃文集方知幼槃是謝邁之字無逸之弟也其謝夷季却別是一人

四六談塵云王荊公拜相麻世所稱工然腦詞乃云若礪於舟世莫先於汝作有袞及繡人久佇於公歸或為先後失倫王初寮作宣德門成賞功制云閣道穹隆兩觀牽翔於霄漢闕庭煥麗十戶開闔於陰陽時謂工

則工矣但喚下句不來

復齋漫錄云古今詩話美方諤上廣守詩鱷去溪潭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不知珠還合浦乃後漢孟嘗不可以孟嘗君遷就也

苕溪漁隱曰淮北之地平夷自京師至汴口並無山惟隔淮方有南山米元章名其山為第一山有詩云京洛風塵千里還船頭出沒翠屏間莫能衡霍撞星斗且是東南第一山此詩刻在南山石崖上石崖之側有東坡

行香子詞後題云與泗守遊南山作字畫是東坡所書
小字但無姓名崇觀間禁元祐文字遂鐫去之余頃居
泗上皆打得此二碑至今尚存其詞云北望平川野水
荒灣共尋春飛步孱顏和風弄袖香霧縈鬟正酒酣人
語笑白雲間飛鴻落燕相將歸去淡嬋娟玉宇清閒何
人無事宴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亂使君還

上庠錄云世稱太學聚天下士既知道理又無持祿固
寵之累故其品藻人物皆合公議於是以太學為無官御史

臺神宗謂舒亶曰頗聞太學生好雌黃人物雖執政官亦畏其口何也然則無官御史臺之號恐自此始

東臯雜錄云蔡忠懷秉政日吳處厚數干以差遣得知漢陽不如意忠懷俄出守安陸賦詩十絕處厚乃箋注文致其怨望疏於朝宣仁大怒遂竄新州處厚改知衛州素餌硫黃至是疽發於腦自嚼其舌斷而死茗溪漁隱曰余於叢話前集已載持正因吳處厚箋注其詩而得罪今錄此事以附益之姑為小人之戒也

四六談麈云四六全在編類古語李義山有金鑰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句司馬文正有金桴王岐公在中書極久生日例有禮物之賜集中謝表其用事多同而語不蹈襲李衛公作文箴云譬諸日月雖終古嘗見而光景嘗新宣和末罪已詔如天變譴見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乃用陸宣公語宇文叔通詞也呂成公求退表云侵尋甲子六十有三補報朝廷萬分無一乃出於李黃門邦直

東臯雜錄云熙寧中章子厚奉詔城沅州時陶弼知辰
州贈詩云善戰無如新息侯漢兵纔渡綠蘿州愛君挽
我陶溪粟直到牂牁水口頭詩刻今在沅州洪江寨寨
正與牂牁水相直

復齋漫錄云熙寧六年冬建昌軍城北五里間甘露降
於進士徐上交別業松上濃厚如酒澤其味甜香上交
折松枝獻於太守張子方子方率僚屬就觀之欲以上
聞路過鳳凰山下牧童見車馬相叫呼曰此山上亦多

甘露何獨徐家地分乎羣童各持松葉吮弄甚多時有
野叟賣藥於市者語人曰太守不察耳何物為甘露露
自天降而偏於數畝間乎吾嘗客華陰縣民亦有以甘
露降告縣者縣令因出自按之有道人笑焉縣令怒械
繫之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
其壽短促則湧併於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槁故耳官
人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此松必不復榮也縣令如其
說果驗焉元祐丙子潭城西天慶觀松一株有甘露郡

人皆以為祥及聞此野夫之說有詣天慶觀觀之昔時
甘露所降之松果已先枯矣

上庠錄云熙寧間有福州洪浩居太學累年其父以詩
寄之云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
三千遠應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
老萊衣歸期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詠式微浩得詩感
泣於是揖諸生遂歸聞而歸者十五六焉逮紹聖間始
著歸省之令然猶九年為限崇寧二年推行三舍有司

以學法進呈徽宗曰興學校以厚人倫申孝弟而學生
有祖父母父母不歸省侍立法有九年之久考之人情
頗為未安因改為三年之限苕溪漁隱曰雲齋廣錄亦
載前詩以洪浩為餘杭人

復齋漫錄云廬山瑞香花古所未有亦不產他處天聖
中始稱傳東坡諸公繼有詩咏豈靈草異芳俟時乃出
故記序篇什悉作瑞字訥禪師云山中瑞采一朝出天
下名香獨見知張祠部圖之強名佳客以瑞為睡焉其

詩曰曾向廬山睡裏聞香風占斷世間春竊花莫撲枝
頭蝶驚覺南柯半夢人苕溪漁隱曰余觀元祐羣公集
並無詠瑞香花詩惟東坡次韻曹子方龍山真覺院瑞
香花云幽香結淺紫來自孤雲岑骨香不自知淺色意
殊深移栽青蓮宇遂冠簷蔔林結為楚臣佩散落天女
襟又有西江月詞三首其一云領巾飄下瑞香風驚起
謫仙春夢其一云更看微月轉光風歸去春雲入夢東
坡詞意亦與張祠部詩意相類但能含蓄之耳

茗溪漁隱曰陳子高九日瑞香盛開有詩云宣和殿裏
春風早紅錦薰籠二月時流落人間真善事九秋霜露
却相宜俚俗因此詩遂號瑞香為錦薰籠余嘗嫌其名
不雅未能易之也兼此詩亦淺近子高別有古詩一篇
意含諷刺語加微婉得騷人之體格其詩云佳人在空
谷雙星思銀河契濶不有命盛時豈蹉跎娟娟匡廬秀
如此繁者何香密綴紅糝寶薰罩宮羅幽窓下團欒微
風自婆娑寂寥千年初戢戢蓬艾多何階託方便百金

聘倚儺赤欄青篴舫丁寧護根窠泥沙亦天幸扳聯入
宣和誰令蘭蕙徒憔悴守岩阿

許彥周詩話云陳克子高作贈別詩云淚眼生憎好天色
離觴偏觸病心情雖韓偓溫庭筠未嘗措意至此

茗溪漁隱曰木樨閩中最多路傍往往有參天合抱者
土人以其多而不貴之漕宇門前兩徑自有一二百株
至秋花盛開籃輿行清香中殊可愛也古人賦詠惟東
坡倅錢塘八月十七日天竺送桂花分贈元素詩云月

缺霜濃細葉乾此花元屬桂堂仙鷺峰子落驚前夜蟾
窟枝空記昔年破戒山僧憐耿介練裙溪女鬪清妍顧
公採擷紉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陳去非有詞云黃衫
相倚翠葆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楚
人未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無住庵中新夢一枝喚起
幽禪万俟雅言有詞云芳菲葉底誰會秋江意深綠護
輕黃怕青女霜侵憔悴開分早晚都占九秋天氣花四出
香七里獨步珠宮裏佳名岩桂却是因遺子不自月中

來又那得蕭蕭風味霓裳舊曲休問廣寒人飛大白酬
仙藥香外無香比

文昌雜錄云京師貴家多以醪醴漬酒獨有芬香而已
近年方以棋楂花懸酒中不惟馥郁可愛又能使酒味
辛冽始於戚里外人蓋未知也

文昌雜錄云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株極大花
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
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樽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

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
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
也

上庠錄云貢士舉院其地本廣勇故營也有文官花一
株花初開白次綠次緋次紫故名文官花花枯經年及
更為舉院花再生今欄檻當庭尤為茂盛

文昌雜錄云兵部杜負外言今關中有白蕤械樸也凡
凡叢生民家多採作薪且言烟與他木異嘗取試之其

烟直上如線高五七丈許不絕詩所謂薪之槲之物雖微可以升燎於上帝亦蘋蘩蕝藻之類邪



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六

詳校官右中允_臣薩敏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_臣王宜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六

本朝雜記下

宋 胡仔 撰

呂氏童蒙訓曰徐仲車山陽人小許榜登科初從安定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仲車一日因具公裳見貴官因思曰見貴官尚具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母事母至孝山陽人化之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朱壽昌父任諫議大夫壽昌母素微生壽昌歲餘遣出之因是不知所在壽昌既長求之不得乃棄官尋之刺血書懺以散與人至是得之于同州迎以歸錢子飛知永興軍奏其事乞加旌賞故召之王介甫方以李定為至孝故送壽昌赴審官而壽昌以同母弟妹皆在同州乃折資授河中通判苕溪漁隱曰東坡云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云嗟君七歲知念母憐

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
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升青天愛君五十着綵服兒
啼却得償當年烹龍為炙玉為酒鶴髮初生千萬壽金
花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感繡感君離合我酸心此
事今無古或聞長陵謁來見大姊仲孺豈意逢將軍開
皇善桃空記面建中天子終不見西河郡守誰復譏頴
谷封人羞自薦目錄又云淮南轉運司體量李定嘉祐
八年四月母亡不曾丁憂介甫以李定為至孝何其蔽

邪

復齋漫錄云番陽張吉父介方娠時父去客東西川不
還張君自為兒時愴然有感其言語聲息未嘗不在蜀
也與尚書彭公器資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
令我父未歸家聞者皆憐之既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
還省母復至涪閬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三年三
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或為感泣一時名士皆賦詩
以記其事器資詩略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

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尚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郭功甫詩略云父昔離家子方孕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兮死敢請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復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

四六談麈云四六施于制誥表奏文檄以便于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為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為對習尚之久至今未能全變前輩無此體也此起于王咸平翰苑之作人多倣之兼四六之義在于裁剪若全句對全句

亦何以見工以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
方安帖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
惟馨而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
初寮作寶籙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
時人許其裁剪

宋景文筆記云文有屬對平側用事供公家一時宣讀
施行似健快然不可施于史傳余修唐書未嘗以唐人
一詔一令載者惟捨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于篇

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丈入史如粉黛飾壯士
笙匏佐輦鼓非所施也

呂氏童蒙訓云龔殿院彥和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
間簽判瀛州其弟大壯尤特立不羣曾子宣帥瀛欲見
不可得一日徑過彥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相見
即為置酒從容終日乃去因題詩壁間云自慚太守非
何武得向河陽見兩龔近時貴人如子宣之能下士亦
難及也

東臯雜錄云青社表海亭取太公表東海之義元祐初
曾子宣為守鼎新之賦詩云表海風流舊所聞青冥飛
觀一番新山河十二名空在簪履三千迹已陳極目烟
嵐九霄近滿川樓閣萬家春由來興廢南柯夢且喜登
臨屬後人

文昌雜錄云工部王侍郎云昨謫守單州後圃有宓子
賤琴臺為一郡之勝獨此可以銷憂且有詩云琴聲久
逐秋雲去臺勢空隨古堞高既召還見于垂拱殿與呂

資政同班殷廬因話琴臺後數日呂遂知單州甚可異也

許彥周詩話云蘇太監作文饒教作鴻溝詩云置俎均牢鼎我冠信沐猴方矜几上肉已墮幄中籌海嶽歸三尺衣冠闕一丘路人猶指似山下是鴻溝

四六談麈云秦叔厚草蜀將制曰已失秦川之險敢云蜀道之難卒炳為中司遽作彈文曰川猶未失也秦自辨其語上曰朕知之矣卿所言者我能往寇亦能往

復齋漫錄云劉偉明贈熊待制詩云西清寓直荷為橐
在蜀宣風繡作衣蓋南史劉香傳著紫荷橐事見張安
世傳持橐簪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為芟荷之荷何邪
東臯雜錄云李誠之才致高妙守邊有威信熙寧初荆
公用事議論不合退居汶上題詩云燕子知時節還尋
舊宇歸新人方按曲不許傍簾飛嘗作昭陵挽詞云堯
民喪考無生意杞國憂天有壞時聞道宗祧歸聖嗣一
時收淚賀重熙其他佳句甚少

東坡云過太平州見郭祥正言嘗從章惇入梅山溪洞中說降其首領見洞主蘇母家有神畫被服如士大夫事之甚嚴問之云此知桂州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可名哉扣頭稱死罪數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本末則李師中誠之也誠之嘗為提刑桂府爾吾識誠之知其為一時豪傑也然小人多異議不知夷獠乃爾畏信之彼其利害不相及爾

許彥周詩話云晁無咎在崇寧間次李誠之長短句韻

以弔誠之曰射虎山邊尋舊迹騎鯨海上追前約便與
江湖永相忘還堪樂不獨用事的確其措意高古深悲
而善怨似離騷故特錄之

復齋漫錄云王公韶少日讀書于廬山東林裕老庵庵
前有老松因賦詩云綠皮皴剥玉嶙峋高脚分明似古
人解與乾坤生氣概幾因風雨長精神裝添景物年年
換擺捭窮愁日日新惟有碧霄雲裏月共君孤影最相
親王荊公為憲江東過而見之大加稱賞遂為知己

茗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云盧龍圖東少豪逸熙寧初
遊京師久不得調嘗作書曰青衫白髮病叅軍旋糶黃
梁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何須騎馬傍人門荆公一
見曰此亦非碌碌者即薦用之前此蓋未嘗相識也又
石林詩話云劉季孫初以右班殿直監饒州酒荆公為
憲江東巡歷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
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裡閒說與傍人應不解杖
藜携酒看支山大稱賞之即召與語嘉歎之久升車而

去不復問務事荆公以三詩而取三士其樂善之心今
人所未有也吾故表而出之

許彥周詩話云鮮于子駿作九誦東坡大稱之云友屈
宋于千載之上觀堯祠舜祠二章氣格高古自東漢以
來鮮及前輩稱贊人略緣寔也

復齋漫錄云王綵輔道觀文韶子也徽宗朝妄奏天神
降于家卒以此受禍人以其父熙河妄殺之報耳嘗為
漁家傲詞云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消磨了陌上

紅塵常擾擾昏復曉一場大夢誰先覺
洛水東流山四遶路傍幾個新華表
見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烟寒
雨埋荒草

詩說雋永云孫伯野宣和間為中書舍人論麗人入貢
所過騷動貶散官居于蘄州許崧老時為給事中乃封
駁曰孫傳山東野人乞從末減楊時可時為省郎以詩
送孫曰清議豈徒光四戶直聲應已到三韓黃門有手
能批敕太學無人為舉幡四六談塵云孫伯野論麗人

搔擾中批云至乃用蘇軾語全無顧忌孫表云不知言語之合前人但見裔夷之負中國

菖溪漁隱曰宣政間京師置四輔郡拱州東輔也先君時為宗學官從兄孝著遊學拱輔因有書來先君寄之以詩曰東輔書初至西宮夜正寒感時嗟阻濶喜汝報平安學耨知兼力辭淳發巨瀾三冬文史足軒翥未應難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喜吳可小詩東風可是間來往時

送江梅一陣香殊不知張芸叟茶蘼詩云晚風亦自知
人意時去時來管送香吳取此耳

苕溪漁隱曰胡宿詩風花飛有態烟絮墜無痕張先詞
柳徑無人墜飛絮無影二人詩詞頗相類

三山老人語錄云孫元中啟事云好事多載酒散時念
揚雄之句諸公盡登臺省誰憐鄭老之窮對偶亦新奇
復齋漫錄云翟嗣宗尉臨淮頗為監司所窘遂於臨淮
館驛題蜘蛛詩其序云偶見蜘蛛因成四韻織絲來往

疾如梭長愛騰空作網羅害物身心雖甚小漫天網紀
亦無多林間宿鳥應嫌汝簾外飛蛾亦懼他莫學螳螂
捕蟬勇須知黃雀奈君何林子中時為發運過而見之
召而誚責且戒以無為浮薄因薦之于朝云

復齋漫錄云王直方詩話記徐師川早朝詩內一聯云
黃氣遠臨天北極紫宸住在殿中央以余觀之乃全是
杜子美玉几猶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央一聯也

詩說雋永云徐師川贈鄭公寔詩云平生不喜劉蕡

策色色人中自有人又云字得蘇黃妙文薰班馬香鄭
有詩集其間與張嘉父唱酬頗多苕溪漁隱曰師川因
鄭謔而進致身樞府東湖集中與鄭唱酬亦多如誰家
竹可欸何處酒難忘皆一時唱酬之詩也贈張仲宗云
詩如雲態度人似柳風流題于生畫云故山黃葉下夢
境白鷗前此集中好句也

詩說雋永云丁未之春汴清淮濁錢遜叔登淮山樓詩
云華戎變氣俗淮汴倒清渾徐師川詩云淮流漲後濁

汴水淺來清

呂氏童蒙訓云呂與叔嘗作詩云丈如元凱徒稱僻賦
似相如止類俳唯有孔門無一事只傳顏氏得心齋橫
渠讀詩詩云置心平易始知詩楊中立云知此詩則可
以讀三百篇矣

復齋漫錄云吳丞相敏十歲時遊山寺賦詩云古木霜
根重殘僧雪頂深棟梁元剝落香火半消沉在真州時
贈吳正仲詩先生古人風文字祖西漢不令萬錢食亦

合五花判

四六談麈云汪退傳初坐陳東歐陽澈事降官後復以
啟謝廟堂時相作荅啟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諸
大夫曰可殺公豈容心熊太學叔雅之詞也陸逸中德
先宣和間再為中執法嘗彈蔡絛范丞相建炎間荅其
啟云久居言路評彈多權貴之臣屢掌文衡登拔皆純
正之士范射策陸魯謂其不純正舒起居清國之詞也
師友談記云友人董耘饋長沙猶笋薦以享太史公太

史公輒作詩為貺因筍寓意且以為贈爾其詩曰穿雲
斲石遠林空來涉烟波萬萬重實比梧桐能食鳳籜翻
風雨便成龍一枝未許塵鞍掛千畝終留渭水封陋巷
菜羹知不稱君王玉食願時供薦即和之亦以寓自興
之意且述前相知之情焉其詩曰節藏泥淖氣凌空薦
俎寧知肉味重未許韋編充簡冊也勝絲縷誑蛟龍短
萌任逐霜刀重羨韃須煩雪壤封他日要令高士愛不
應常奉宰夫供秦少游亦和之曰楚山春笋斲雲空北

客常嗟食不重秀色可憐刀切玉清香不斷鼎烹龍論
羹不愧蓴千里入貢常隨傳一封薄祿奉親甘旨少滿
苞時賴故人供苕溪漁隱曰李方叔稱范淳父為太史
公以其為國史修撰故也

苕溪漁隱曰詩選云朱喬年絕句春風吹起籜龍兒戰
戟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斫烟雨明朝吹作碧參差蓋
前人有詠筍詩云急忙且喫莫踟躕一夜南風變成竹
喬年點化乃爾精巧余觀魯直已先有此句從斌老乞

苦筍云煩君更致蒼玉來明日風雨皆成竹前詩並蹈襲魯直也

詩說雋永云晁冲之叔用樂府最知名詩少見于世政和末先公為御史朱深明為郎官其謝先公寄茶兼簡深明詩曰諫議茶猶寄郎官迹已踈斜封三道印不奉一行書會遠長安去終臨顧渚居大江清見底為問渴如何

詩說雋永云蔡攸入燕其父魯公寄詩云百年盟誓宜

深慮六月王師盡少休緇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
一甌茗溪漁隱曰蔡京知伐燕之役為不可胡不以告
予上但形于詩句以沽名其不忠之甚歟

復齋漫錄云西清詩話記其父蔡元長喜周邦彥祝壽
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在周公禮樂中余以為此乃
摸寫東坡藏春塢詩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履
中是也

四六談塵云靖康間劉觀中遠作百官賀徽廟還京表

云漢殿上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
何桌丈纈索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篲却行
陋未央之過禮執鞭前引笑靈武之曲恭康執權平仲
在揚州草宗開封制云想望夷門未泯葱葱之佳氣顧
瞻淮甸安能鬱鬱而久居

苕溪漁隱曰閩中近時刊行詩話總龜即舒城阮閱所
編詩總也余家有此集今總龜不載此序故錄于此云
余平昔與士大夫遊聞古今詩句膾炙人口多未見全

本及誰氏所作也宣和癸卯春來官柳江因取所藏諸
家小史別傳雜記野錄讀之遂盡見前所未見者至癸
卯秋得一千四百餘事共二千四百餘詩分四十六門
而類之其播揚人之隱慝暴白事之曖昧猥陋太甚雌
黃無寔者皆略而不取至其本惟一詩而記所取之意
不同如栗爆燒羶破猫跳觸鼎翻春洲生荻芽春岸飛
楊花載所作之人或異如幾夜礙新月半江無夕陽斜
陽如有意偏傍小窓明如此之類皆兩存之若愛其造

語之工而舉一聯如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不知其
全篇亦有喜其用字之當而論一字如惠和官尚小師
達祿須干不知其所引自誤如此之類咸辨証之然皆
前後名公鉅儒逸人達士傳諸搢紳間而著以為書不
可得而增損也但類而總之以便觀閱故名曰詩總卷
游歸田幅巾短褐松窓竹几時卷舒之以銷閒日不願
行于時也世間書固未盡於此後有得之者當續焉宣
和五年十一月朔舒城阮閱序

茗溪漁隱曰王周士和人詩云人情千里白頭浪世事
幾番黃葉風宋大觀題嚴子陵祠堂云英姿凜凜都如
在盛夏釣臺風月寒石敏若新蟬云滿身美蔭抱高柳
問汝適從何處來初寮集載其父投壺云勢如高捧金
徒箭聲似連鏗玉殿籤皆善造語亦可喜也

了齋集云余讀左經臣詩編有招友人之句云一別又
經無數日百年還得幾多時非特詞意清逸可玩味也
老子世途幻景迅速讀此二語能無警乎

許彥周詩話云楊舜韶名友夔長僕十餘歲向同在姑蘇時盜賊發孫堅墓楊作詩云闔廬城邊荒古丘昔誰葬者孫豫州久無行客為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嗚呼舜韶今亡矣他詩皆工必傳於世也

復齋漫錄云東魯孔傳字聖傳先聖之裔而中丞道輔之孫也為人博學多聞取唐以來至于吾宋詩頌銘贊奇編奧錄窮力討論纖芥不遺撮其樞要區分彙聚有益于世者續唐白居易六帖謂之六帖新書韓子蒼為

篇引以為孔侯之書如富家之儲材棟榱枅栱雲委山
積匠者得之應手不窮其用豈小至貪多務得晦而不
出幸人之不知以成已之名者此侯之所恥也苕溪漁
隱曰六帖新書出于東魯兵火之餘南北隔絕其本不
傳於江左使學者弗獲增益聞見惜哉近時有細素雜
記學林新編藝苑雌黃此三書皆相類辨正古今訛舛
校定史傳得失誠有補於學者吾于叢話固嘗采撫云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章郇公得象為職方知洪州罷歸

丁晉公與楊文公博召數人皆不至丁以為二人博無歡楊曰有章職方者善博可召之既至丁不勝輸銀器數百兩章初無喜色亦不辭他日又博章輸銀器數百兩亦無吝色丁由是佳其有度量援引以至清顯楊亦嘗稱郇公他日必為公台厚遇之

茗溪漁隱曰三朝正史云楊億祖文逸為唐玉山令億將生文逸夢一道士自稱懷玉山人未幾億生有紫毛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本朝名臣傳云母章氏始生億

夢羽衣人自稱武夷君託化既誕則一鶴雛盡室驚駭
貯而棄之江其叔父曰我聞間世之人其生必異追至
江濱開視則鶴蛻而嬰兒具焉體猶有紫毳尺餘既月
乃落二書所紀不同予謂名臣傳其言怪誕良甚當以
正史為是也

東臯雜錄云時邦美陽武人父為鄭州牙校補軍將吏
部差押綱至成都時年六十四婦方四十餘未有子謂
其夫曰我有白金百星可携行至蜀求一妾歸冀得子

為身後計父至成都輸納畢訪牙僧見一女甚端麗詰其家世不對窺見以布總髮怪問之悲泣曰父本都下人為雅州掾官卒扶護至此不能歸鬻妾欲辦裝耳父惻然攜金往見其母以助其行又為幹行計同上道路中謹事掾妻如部曲至都下僦居最殯畢方辭歸妻迎問買妾狀具以寔告未幾妻有孕一夕夢有數人披衲襖輿一金紫人留堂中及旦邦美生後堂犬亦生九子故小字十狗後登進士第一官至吏部尚書

四六談麈云靖康間京兆尹程伯起謝賜出等牙簡表云看山挂頰敢為晉士之清狂上馬投囊豈有唐賢之風度汪彥章詞也翟公巽以陳通之亂自越援抗其謝降官表云豈比越人坐視秦人之瘠欲安劉氏固知晁氏之危李漢老坐其兄會稽失守落職謝表云包胥不食而哭秦素心猶在李陵得當而報漢後效難期席大光罷參政為潭帥謝表云暴揚之惡初過于共兇播告之詞忽同於方召

詩選云蘇庠養直嘗盛夏追涼方與客對棋有衣褐者
特謁云羅浮山人江觀潮未及起迎道人直造就坐
旁若無人養直驚愕問所從來荅曰羅浮黃真人以公
不好世人之所好炁母已成令某持丹度公可服之袖
中出一小盒藥黃色而膏融養直遲疑間道人曰此丹
非金非石乃真炁煉成疑即且止俟有急服之出門徑
去俄頃不見養直以丹置佛室後與客飲醉後食蜜雪
和以龍腦一夕暴下而卒所親記道人之言亟取丹視

之其堅如石磨以飲之即甦自是康強異常齒落者復
生髮白者再黑目枯者更明紹興十七年歲旦日與家
人酌別且告辭鄰里二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門行
步如飛妻孥奔逐僅能挽其衣則已逝矣苔溪漁隱曰
洪慶善與養直皆丹陽人予以問慶善慶善云初無此
事乃魯端伯得之傳聞之誤耳余于後湖集序嘗言之
云不待訪丹砂于岵嶠依羽人于丹丘而羅浮之客九
轉之丹至矣僕馳書問之且丐錄近詩居士荅言頃得

方士神藥奪命鬼手中服食以來哦詩結字無復餘習
矣養直後以壽終亦無他異端伯之言不可信也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劉貢父言李宥知江寧府遭火疑
軍士為變不救遂燔市里寺觀府庫皆盡宥令幕職方
龜年作表奏內曰不意禍起蕭牆釁生回祿時新有衛
士之變朝廷惡其言由是州官得罪皆重以宥年老直
除分司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平日皆莊語有一雅謔漫記之

先生為諫議大夫日值除一執政姓胡名不欲記之先生再三論列文字不降出時劉貢父為給事中先生于朝路見之問曰昨晚有甚文字降出貢父曰豈非器之于新除有異聞乎先生曰然若遲回不去當率全臺諫攻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貢父應聲曰將謂是暗箭子元來是鳴鼓兒聞者皆啟齒先生素嚴毅亦有笑容又曰貢父好謔然立身立朝極有可觀故某與之交

遊

復齋漫錄云王直方詩話記陳輔題湖陰先生壁詩云
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而笑曰此
戲君為尋常百姓耳然余觀山谷有詩荅直方送並蒂
牡丹云不如王謝堂前燕曾見新粧並倚欄若以荆公
之言則直方未免為山谷所戲正苦不自覺耳

詩說雋永云石藏用劉寅俱擅醫名石喜用熱藥劉喜
用涼藥京師為之語曰藏用篋中三斛火劉寅匣內一
壺冰龍川略志云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

用法不同人莫之知單驤從之學盡得其術遂以醫名
於世治平中予與驤過廣都論古今術同異驤既言其
略復歎曰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有謬者而相承不察
欲以告人人罕信者古說左腎其腑膀胱右腎命門其
腑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胞以理推之三焦當如
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藏無形不亦大
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
尚何以藏繫哉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

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然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臟輸瀉而出故號此腑為三焦耳世承王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為長太息也予甚異其說後為齊州從事有舉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壻也少嘗學醫療病有精思予為述驤之言遁喜曰齊嘗大饑羣凶相鬪割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脉全者遁以學醫故往觀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

二白脉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即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為三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今人之謬矣

上庠錄云元祐間馬洵張庭堅等四人擅名太學時號四俊劉燾湖州人年少亦自負初補太學生聞而慕之以刺謁曰不識可當一俊否洵等哂之燾復曰何得是名洵等設詭計以困之曰每試當預約一字限於程試中用之善者乃預既而私試之燾請字洵曰第一句用

將字其時策問神宗實錄燾對曰秉史筆者權猶將也
雖君命有所不受而況其它乎後果為第一聞者服之
因目燾曰挨屍俊

復齋漫錄云劉韜始為尉於洪之豐城性不飲酒飲則
面色為之烘然時郡推官公掇抵邑能飲啖與公同會
以諺語戲公曰小器易盈真縣尉答曰窮坑難滿是推
官

詩說雋永云李伯紀為行營使時王仲時張仲宗俱為

屬王頎長張短小白事相隨一館職同在幕下戲云啟
行營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

東臯雜錄云葉祖義少游太學有俊聲滑稽無窮嘗戲
作詩云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

上庠錄云政和丙申殿試何臬為狀元潘良貴次之皆
年少有丰貌而第三人郭孝友頗古怪唱名日呵出御
街觀者皆曰狀元真何郎榜眼真潘郎第三人真郭郎
也

文昌雜錄云昔見故老言有一朝士好為諧謔嘗云近求得一對的似有理曰躁因修賀刺怒為荅空書聞者無不大噱

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六